



從佛教觀點看西藏轉世喇嘛

鄭金德

一、傳統西方權威人士對轉世喇嘛的看法

八百年來，西藏轉世喇嘛（tulku or reincarnated lama）傳統，在西藏佛教史上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轉世喇嘛是西藏佛教的領袖、活佛、完美的教師、可信的顧問、有成就的思想家及作家、獻身於佛法的保護者等頭銜，備受社會禮遇和景仰。

自十八世紀以來，西藏與西方社會文化接觸的結果，於是乎有些西方作家却否定了轉世喇嘛的價值與真實性；他們以懷疑的角度去正視這個問題，說它是原始宗教的形式、巧妙的政治運作及罪惡的動機……。代表這種觀點的西方權威作家有瓦德（A. L. Waddel）及德希特利神父（Father Ippolito Desideri）等人。他們均以西方宗教觀點去看轉世喇嘛的諸種現象；他們也都認為西藏轉世喇嘛是西藏文化傳統下的特殊個案發展，與正統的、合法的佛教大異其趣。

二、西藏人對轉世的看法

按照佛教的說法，一般沒有超脫的眾生受欲望與恐懼（無明）的支配，世世代代在人生苦海中輪迴，得不到解脫。轉世喇嘛的情況異乎常人，轉世喇嘛能夠從因果循環（業力流轉）中解脫出來，不受自我的極限。Tulku 這個字（藏文為 Sprulsku）其實是梵文「化身」（nirmanā = Sprul, kaya = sku）之意，原始

的意思是「被創造的形體」（form = sku, that is Created = sprul），此處的「形體」（form）並非指著普通的形體，而是真實的法身（Dharmakaya）；此處的「被創造」（Created）係指「具體顯示」的意思。所以我們可以引伸這樣說：「轉世喇嘛」是一個在身、口、意顯現出他是已經悟道成佛的人。因為他是人，所以他能夠將他已悟證的佛法和世人交流。既然他也是人，所以他的出生、成長和一般人沒有兩樣；但本質上他具有悟道的特性，所以跟平常人不同。為了解轉世喇嘛的現象，讓我們從底下的概念，得到更深一層的認識：

1. 菩薩之死

菩薩發願不先入涅槃，等到眾生得渡之後，他才願意進入涅槃。

菩薩與凡人之死是不同的：凡人的自我和欲念經由死的歷程，還是繼續存在的，他的自我所創造的業力到死後依然存在，（佛教唯識論的說法）。

具有大成就的菩薩臨終前，他能斷念而入三摩地（Samadhi）。他把雙腳合十、直坐，呈現坐禪姿態，形體死後，意識則進入法身。對菩薩來說，並沒有自我及欲念之存在，當然也就不再有生死輪迴。但菩薩發願再回到世間來拯救眾生，這個發願的意識，在此時此刻履行了強有力及決定性的作用，在保持原狀的法身下，續繼出生為人類。

2. 菩薩再生

處在法身狀態的轉世菩薩，其意識受到他的發願動機（對象生慈悲），而進入報身（Sambhogakaya）即純能（Pure energy），最後產生新的生命（他的意識在母親受孕時進入子宮）——形成五蘊（five skandhas），這就是轉世。

轉世的菩薩和普通人不一樣，乃是菩薩的意識沒有欲念在內，轉世是純淨無垢，也是一種沒有自我的轉世。

菩薩轉世通常是選擇前世有關係的父母去投胎；但有時却選擇相反的情況來幫助投胎的父母。

3. 受胎和懷孕時間的一些徵兆

受胎之際，轉世菩薩的悟證能力（enlightened energy）出現時，受胎的母親能夠清楚地感覺出來。例如創巴（Trunpa）的母親懷孕時，感覺一道亮光進入母體等現象；而母親在懷孕期間通常都會通行順利。

4. 轉世嬰兒的降生

通常轉世的嬰兒出生時都有伴隨而來的吉兆，如天空有彩虹出現等現象。

5. 轉世喇嘛的語言能力和行爲

出生下來的轉世喇嘛，在前幾個星期（月）舉止行動便已異乎平常的小孩，如能舉手表示禮敬他周圍左右的熟人或喇嘛，能將哈達（西藏人見面禮用的布條）置於客人的頸部等行爲。

凡人去逝時，他的自我仍然續存，從中陰（Bardo，即死亡到投胎之期間）經受孕、到妊娠期間仍保存恐懼與混亂的模式，尤其在中陰期間的經歷尤其具有嚴重的混亂，因此凡人前生的經歷完全朦朧不清，再生時一切要從頭學起。但轉世喇嘛與凡人恰相反，在死時，他已達到高度的清醒狀態，因此他在前世的記憶一直保留著無隱蔽的及清楚的狀態。他在每一個發展的階段，都能保持清澈和寧靜，不像凡人那樣混亂。從死亡到出生，他不必經歷凡人的不純淨的心理經歷，而產生負面作用。因此我們發現到許多轉世喇嘛在年紀尚小時，便能講出與他年齡不成比例的

警關語言，乃是因爲他的心理保持著特別清澈，他並且保存前生記憶到相當程度不被干擾的能力；不被擾亂的記憶力能使轉世喇嘛辨認他的前生友人。一旦被測驗時，他便能毫無困難地一一檢舉前世喇嘛用過的人工製造品（如拐杖、唸珠等）。

6. 轉世喇嘛之被認定

前世喇嘛去世時，有時留下遺書說明下一代轉世喇嘛的出生時間，地理方位、家長姓氏等線索，俾供調查團尋覓。

新生轉世喇嘛，在出生之際，外在環境出現奇蹟，如冬天時，百花盛開，冰水變成牛奶、親友間有不尋常的夢兆出現等現象（西藏人深信人類內在心理世界與外在世界是互相關連的同一體系，但不太爲西方人士所接受，因爲西方世界的二元極化根深蒂固）。

一旦發現上述的線索後，便由高級喇嘛率團前往出現有徵兆的地點去觀察環境並測驗新生嬰兒，以便證實並認定他是否真正的轉世喇嘛。

7. 轉世喇嘛的教育與訓練

轉世喇嘛雖有十足的悟道潛力，但這份天賦才能，必須加以教育和訓練才能使它完全發揮出來。訓練的過程是相當嚴格的：早歲就訓練他的居家規矩、社會禮節、研讀文字、熟悉宗教儀式及坐禪技術；從早到晚，監護人一再要求他再三練習，使之合乎西藏傳統文化的規範。

等到他年紀稍大後，要求更加嚴格，但重點則轉移到讀、寫、背誦佛經、唸經、表演宗教儀式等方面，使整個生命完全投入到宗教寺院的生活方式。

8. 轉世喇嘛對前世的記憶

年幼的轉世喇嘛能使用不尋常的語言，表現出特殊的行爲，能夠認識他前世的朋友，亦有特殊的學習能力，更能記憶他前世生活的一切。

能追憶過去的事，只繼續到小孩階段，轉世的喇嘛創巴一再這樣強調。當他到達青春階段時，對前世的記憶便逐漸消失。

因爲一個人到達青春期，開始與「此刻世界」接觸，變成了「此刻世界」的一份子。在此以前，他是屬於：「傾向過去的嬰孩」(Past-oriented infant)，現在則不需要那些事實重現於記憶裏，以便適應新的文化社會和學習新的東西。

9. 轉世喇嘛長大後

轉世喇嘛長大後，他逐漸了解他與外在世界的連帶關係，他開始有識別力，講話比較慎重，行爲表現方面也因情況而定。對於佛教教義的形式與意義的了解，變成比較完整而有系統，自己也能擔當一面成爲一位教師的角色。從此他對外在世界的認知面積更加廣濶，也更能發揮他自己所要扮演的獨立角色。

10 轉世喇嘛負起系譜的完全責任

轉世喇嘛心路發展的最終目的是他與他的傳承系統(系譜)充分認同感。他一方面熱心學習摹倣上代(前人)，一方面思有所作爲時，自己便走進一種孤寂感裏頭，尤其在老境時，深沉的孤寂感發展得更加澈底，因爲只有他自己背負了這個歷史的担子。

11 不被認可的悟道喇嘛

有一種所謂充分悟道的「匿名」喇嘛，他們的轉世動機是要幫助別人，他們自己成長，走自己的道路，他們研讀經典、實踐宗教儀式，跟教師學習佛法。他們在發展的過程中，雖走著艱難崎嶇的道路，有些人當農夫、漁人、商人及政治家等等，甚至有些在非佛教的氣氛下討生活。

三、轉世觀念的淵源

底下談到轉世的觀念是不是正統的佛教？因爲一些西方學者或傳教士不認爲轉世傳統是正統的佛教，而是「假的佛教原理」(Quasi Buddhist Principles)。西方學者如前面提到過的瓦德，他一直認爲正統佛教是講到人類根據生前所做的業(karma)再出生(rebirth)的理論，這個觀念絕不能與十二世紀西藏人所發明的轉世(reincarnation)混淆在一起。他更進一步說明西藏的

轉世僅僅是詭詐的喇嘛們尋求各派佛教領導權的和平轉移與權力穩定的一項陰謀設計，以此來代替民主選舉罷了。近來有些西藏佛教研究者，反駁了瓦德說法的正確，他們認爲轉世現象在正統佛教是有先例(釋迦牟尼本人)可引用，以此未確立轉世現象的正統和合法地位。爲此，我們必須研究轉世觀念的起源與發展，才能了解更廣、更深。我們先把西藏喇嘛轉世的十一項內容簡單敘述一下，然後再以釋迦牟尼的例子去一一驗證這十一個範疇，以便追溯西藏喇嘛轉世現象的歷史依據和獨自發展。

西藏對轉世傳統的說法，一共舉出十一項(主題)，來加以界定：

1. 大成就菩薩之死——菩薩發願普渡衆生，死後再生世間繼續未竟的使命。
2. 菩薩再生——菩薩以無我再生於人世間。
3. 受胎和懷孕期間的某些徵兆——各種不同的徵兆，出現在受胎與出生之際。
4. 嬰兒的降生——特殊現象伴隨著轉世嬰兒的出生。
5. 孩童初期的語言和行爲顯示——從嬰兒的語言和行爲，顯示其地位與前世喇嘛之聯繫關係。
6. 轉世喇嘛之被認定——由透視力强的人或團體加以認定。
7. 轉世喇嘛的訓練——嚴格和精密的訓練，標誌著轉世喇嘛的教育和訓練。
8. 轉世喇嘛能記憶前世事蹟——死與再生之間內心不受混亂的緣故。
9. 轉世喇嘛之成熟——長大後自我訓練，悟道成佛的教示，變成了他自己的悟道，不假外求。
10. 轉世喇嘛負起系譜的完全責任。
11. 轉世喇嘛死後之存續——正常情形是：現世的轉世喇嘛成爲下世的轉世喇嘛。但也有一些轉世喇嘛中途停止轉世現象，他們可能轉世爲農夫、商人等俗人，這點可由業力情勢(Karmic Situation)不再適合轉世的條件(突變)來加以解釋。

四、第一個轉世的佛教人物——釋迦牟尼佛

釋迦牟尼佛 (Shakyamuni Buddha) 可以用來做為轉世現象的最完美、最理想的代表人物。由於受到特殊的歷史條件所限制，佛教的轉世現象在西藏制度化建立之前的一千四百多年前，未能達到完美的境界，但它却奠定了基礎，最後由西藏佛教迦舉派第一世都松欽巴 (Tusum Khyenpa, 1110 - 1193) 去完成這種深入、持續、具有活力的制度。

底下我們根據上文(轉世的意義)，來說明釋迦牟尼佛是佛教史上第一個轉世的人物。

1. 大成就菩薩之死

從「本生談」(Jataka Tales) 的描述，我們知道在無數的前世以來，釋迦牟尼佛已準備好了他的成道之身；他曾發菩薩大願要拯救眾生，所以他的死，與凡人不同，在他死後，升兜率天 (Tusita Heaven) 成為未來佛 (Buddha-to-be)，將轉世拯救眾生。

2. 菩薩再生

機緣成熟時，未來佛以明徹，完全覺醒和有計劃的意向進入母體而懷孕。因具有菩薩大願，所以再生。

3. 受胎與懷孕期間的某些徵兆

佛陀受孕的那晚，他的母親夢見一隻白象(在印度是聖物)進入她的身體。摩耶王后 (Queen Maya) 懷孕期間，她的身體非常健康。

4. 釋迦牟尼佛降生

釋迦牟尼出生時，有各種奇特的現象發生，如花園中的百花盛開，當地人們歡天喜地，如獲至寶。

5. 釋迦牟尼的初發語言和行爲

釋迦牟尼出生時，馬上顯示其非凡的才能。根據傳說，這位

菩薩被生下來以後，雙腳站穩，走七步，臉朝北，並說出「天下，唯我獨尊」的語言(有些記載說像獅子吼)。

6. 釋迦牟尼被認為是未來佛

釋迦牟尼的父親請教他的「國策顧問」，一個賢者說釋迦牟尼將成爲一個救世的佛陀。一個老瑜伽師 (Asita) 說他會有個幻覺：「未來佛降世，所以特地專程下山來看這位未來佛」，一看到他便認爲他是命定的未來佛。

7. 釋迦牟尼接受訓練

釋迦牟尼接受過訓練，其過程如下：

(1) 第一階段——世俗訓練

釋迦牟尼早年接受傳統教育，又據「天葉譬喻」(Divyavada) 說，釋迦牟尼接受他的父王 (King Shuddhadhana) 的騎術、駕車和箭術等訓練，從這些訓練中，可以學得精確和敬重現象世界。他同時也學到培養堅毅心志的訓練，使他後來尋求悟道的資糧。

(2) 第二階段——初步的心靈訓練

釋迦牟尼從第一階段中學習到一切，但他却發現這種訓練有它的極限，從此便離開宮廷，到處尋師問道，並公開表示他不要當國王。

此後，釋迦牟尼才正式接受心靈的訓練。他曾向喀拉巴 (Avada Kalapa) 學習到「萬事萬物沒有本質」的道理。之後，又向賴瑪普特拉 (Rudraka Ramapura) 學習到基礎瑜伽和禪定技術，奠定了他後來證道的鋪路工作。下一個步驟便是釋迦牟尼與他的五位同伴苦修練習禁慾主義，經過六年毫無所得，反而換得全身憔悴不成人樣，於是，他接受當地一位農婦送來的牛奶和飯後，乃決定尋求其他途徑。

(3) 第三階段——禪定實踐

這是最後的階段，像苦修禁慾主義一樣，由釋迦牟尼自己去驗證。他已充分了解到放縱與禁慾兩種極端都不是導致證道的正

確途徑。這回他選定在佛陀伽耶 (Bodhi-gaya) 的一棵菩提樹下，徹底地做禪定實踐工夫，他堅定地表示「不悟道不起此坐」的決心，後來果然悟得真道出來。

西藏轉世喇嘛也採取上述三種階段：第一階段先在家學習居家禮節（坐姿、見客、讀、寫）；第二階段則練習背誦經典，學習宗教儀式；第三階段則是獨居的禪定體驗，以達成佛教教義所要求，為其最終的目標。

8. 釋迦牟尼佛對前世的記憶

在證道的當晚，當去除一切無明之後，釋迦牟尼獲致他對前世的記憶。成佛之後，他也詳細地說出他的前世種種因緣。

9. 釋迦牟尼證道

佛陀的證道與其說他是尋求者和佛教傳統的領受者，不如說他是最高真理的發現者和佛教傳統的權威。對佛陀本人來說，他超越了各種技術與發現，而洞見完全的、徹底的真理。西藏轉世喇嘛經過自我訓練之後，達到一種與真理契合的自我實現，就是屬於這樣的境界。對西藏轉世喇嘛來說，此刻的自我實現，就是表示他做為教師和領導人的角色，業已成熟。

10 釋迦牟尼佛創立佛教傳統

釋迦牟尼證道以後，經過一番考慮，才決定出來向世人解說人生處境，並到處演說佛法。他花了絕大部生命時間，因而樹立佛教傳統，使之傳承不斷，永利世人。

西藏轉世喇嘛也負起了該系譜的完全責任，擔當了佛法的保護者、教師和傳遞者的多重使命。

11 釋迦牟尼佛到達最後涅槃與永續慧命

由於發了菩薩大願，西藏的轉世喇嘛死後，新生命馬上接著續存下去，為眾生的解脫工作服務。

按照「一元論業力流動」(Unitary) 和個體而言，釋迦牟尼佛業已功德圓滿，而其使命也完全實現；，但他的菩薩大願即巨大光明與證道能力 (enlightened energy) 是不能消失的，像火花

一樣，點燃新火種。所以就徹底悟道的佛陀而言，他的悟道能力是永存的。

(未完待續)

本文參攷書目：

1. Sir Charles Bell, *The Religion of Tibe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1.
2. Lama Anagarika Govinda, *The Way of the White Clouds*, London: Hutchinson Press, 1966.
3. John MacGregor, *Tibet: A Chronicle of Exploratio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0.
4. Marco Pallis, *The Way and the Mountain*, London: Peter Owen, Ltd., W.D.
5. Chogyam Trunpa, *Born in Tibet*, Boulder: Shambhala Publications, 1966.
6. Giuseppe Tucci, *The Religions of Tibe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7. L. A. Waddell, *Lamaism or The Buddhism of Tibet*, London: W. Hefter and Sons, Ltd., 1894.
8. Herbert Grentner, *The Life and Teaching of Narop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9. James Robinson(trans), *Buddha's Lions, The Lives of the Eighty-Four Siddhas*, Berkeley: Dharma Publishing, 1979.
10. David Snellgrove(trans), *Hevajra Tantra*, 2 vo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11. Nalanda Translation Committee, *The Rain of Wisdom*, Boulder: Shambhala Publications, 1980.
12. John Avedon, *An Interview With the Dalai Lama*, New York: Littlebird, 1980.